



朱文公文集

八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解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為亢
 爽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
 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
 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
 世高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
 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
 為晚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為高也今予僕僕焉在塵埃之
 中左右朱墨蒙犯蓬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
 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
 其不遭則可亡不為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
 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為若古
 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
 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
 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
 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
 士者亦或有待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
 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為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
 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為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
 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

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為
 不可即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
 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羣議所以飲藏守視
 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
 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
 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
 公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之以視縣之父兄子弟
 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求來不怠此熹
 之職守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為也餘二十
 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由曹侯與丞
 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北然則曹侯與丞所守者盜衝
 也侯一日與予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
 無處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尉曹意吏士
 士皆感奮為用侯又曰女家有之曲道險阨射圃射圃
 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射圃
 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也雖未
 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徇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
 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斤以為射圃
 袤六十步三分其表而廣得一焉屬其徒日射其間其後
 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
 二人力也衆人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為無事而勤
 民矣盍記其意以視後子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王譜

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為主簿於此是為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為人以為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特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按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郡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文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為人屬來為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為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眾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為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林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為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稟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必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誦繩禁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禮至重下

至金殺出內之緘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致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執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州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特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一經堂記

紹興二十三年秋七月予來同安明年乃得柯君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君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屬予治學事因得引君以自助君行峻不為苟合由是衆始有所嚴憚至他事亦多賴以濟焉又明年君將及其先人之廬固舊葺壞以居而取楊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堂間謁予記之予謝涉學未久文且下將不能有所發明於吾子之意願更屬可者如是非復一再至今年冬予將辭吏以去而君又以為請既不得辭乃為之言曰予聞古之所謂學者非他耕且養而已矣其所以不已乎經者何也曰將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學始

予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至則意誠心正而大學之序推而達之無難矣若此者世亦徒知其從事於章句誦說之間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固將以為耕且養者貨也夫豈用力於外哉柯君名翰字國材為人孝謹誠懇介然有以自守於經無不學今將隱矣而其志不自足如此是蓋終身焉則其造詣之極非予所敢量也姑次比是說為之記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辛丑新安朱熹記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為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為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為然故書以遺之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新安朱熹書

畏壘巷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穢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為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庑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萋藥盈荷之屬又皆列峙於庭

下亦足以娛玩耳目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稍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并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為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巷自是閉門終日偷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謂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予是也予惟庚桑子蓋莊周刻禦寇所謂有道者予之學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累虛元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奇有可觀者予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畀陳氏陳氏世為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為人謹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紹興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記

存齋記

予吏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為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為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賢達覆而居焉惟夫子為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毫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為生之學盡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

之齋則於吾子之志竊自以為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入之所以恆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又久而熱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為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礪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放齋記

余為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其自欲故嘗間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蓋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况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錯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為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詔道德之進者亦可謂妄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瓢飲而處之泰然

未嘗有感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然也豈以儻然者動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為記

歸樂堂記

予嘗為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卧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纏綿道語舊故如平生雖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為我記之予惟勿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休迫勢利騰騰軒冕印綬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失而酣黍之餘厭苦淡泊顧慕曩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強直自遷獨行所志不為勢屈以故得選調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儼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槩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

足以供徒倚館宇之遼穆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
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折名
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
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
堂上尚能為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
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徵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
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
四十有一年矣今數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
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
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
而以書屬喜使記其意喜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
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
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
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
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
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
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
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
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
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
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

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
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遺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
澤天下遺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
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
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
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
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
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
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仰俯之間又
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特復見其人焉此其
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
所得於已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
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
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弁書之以
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
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
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
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善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
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具位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
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
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

又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立張侯仲隆陳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閎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擬拾華靡以為諛聽之資至其施設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摯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衆山下臨清沅邑屋莖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為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為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者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為侯誦之是以承命不

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祭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李立甘可大來錢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櫛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祭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櫛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况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

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特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
大丁亥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代 作明志一本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眾職修理乃眷南顧閑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為福建轉運副使而付以鹽筭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暨屬僚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道員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惟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聞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為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為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停議交煽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狃棄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為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遠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而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道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得休息恩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驚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

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誌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謝上蔡語錄後記

喜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錄三篇未及脫藁而或者傳去遂毀木於贛上愚意每道恨焉比因閒暇復為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為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為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為言若此豈差之毫釐則夫千里之緣有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撮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乾道戊子四月壬寅熹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崇安建之巖邑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為之宰故特讀明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德後學仰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為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

者乾道三年今知縣李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以兩公之祠未立為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訖功命諸生皆入于學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卿大夫卿先生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繩蹈矩為政有循良之蹟立朝著蹇諤之風清節至行為世標表固諸公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聞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

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勸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俯仰乎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欲諸君自其近者而達之是以象兩公於此堂也諸君自今以來蓋亦望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日所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敏敢不敬蚤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意為之記熹惟今之為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

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為政者而已哉既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以視同志願相與勉焉以無負諸葛侯之教也是月癸未新安朱熹記

充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已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最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

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已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已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予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要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益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味道堂記

武陽何君鑄叔京一日以書來謂熹曰吾先君子辰陽府君少事東平馬公先生受中庸之說服習踐行終身不懈聞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亦取夫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今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惟是朝夕糞除處居恪處不敢忘先人之志子其為我記之以告于後之人而錫也亦得出入覽觀焉庶乎其有以自勵也熹惟何公實先君子太史公同年進士熹不及拜其林下獨幸得從叔京遊而凡事之因得聞其學行之懿顧雖不德不文不足以稱述傳信然慕仰之深願得託名於其屋壁之間以為幸因不敢以不能對謹按公諱某字太和始

為少吏南方會馬公以御史宣慰諸道一見賢之奏取為屬因授以所聞於程夫子之門者且悉以平生出處大節告之詳焉既馬公以言事謫死公歸守其學終身不少變其端已接物發言造事蓋無食息之頃而不惟中庸是依也鄉人愛敬至以中庸何公目之於他經亦無所不學而尤盡心于易作集傳若干卷其忠純篤厚之姿蘊靜直方之操得于天而成于學充于內而不暴於外世之君子莫能知也晚以馬公移書僞楚斥使避位之節列上史官宰相惡其分已功逮繫詔欲削籍投荒而終不自悔以歿其身此其於道真可謂飲食而知其味矣惟其知之深是以守之固而行之樂行樂是以益味其腴而弗能去也然公之所謂道者又豈若世之俗儒習見老佛虛無寂滅之說而遂指以為道也哉考諸公之中庸亦曰五品之民夔而已熹愚不肖誠不足以窺大人君子所存之萬一然竊意其名堂之意有在於是也是以敢備書之以承叔京之命後之君子得以考焉抑叔京之清夷恬曠不累世紛既開道于家庭又取友於四方以益求其所未至其銜訓嗣事而居此堂也可無愧矣今又欲由是益自勵焉是其進之銳而至之遠其可量哉其可量哉此於法當得附書因并識於此云乾道癸巳二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

破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為時聞入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為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

痛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子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為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為尤重顧熹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茲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年書疏往來以十數亦未嘗不以此為言也熹惟朋友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紬繹子澄本語與熹所以不敢當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非子孫之賢孰能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之門而問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廬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勛公五子皆有賢名中子主客

即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大顯于時而名後世第四子秘書監資簡嚴識大體有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

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其字某官至其仕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熹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庶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盡心堂記

予友范伯崇始仕為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藉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囂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庶勤以捷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寃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問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為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為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密其或者古之遺言也與今伯崇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為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益夫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覽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為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為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乎於上下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之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沈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于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新安朱熹記

新州教授廳記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為新州學官始至入學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教養人才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惟淺陋懼不能稱今將有以告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為己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意於斯乎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李君退即其居則距學且十里所李君顧而嘆曰學官宜朝夕于學與諸生相切磋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耶翌日相學之東偏有廢壞焉請於州願得為屋以居而日往來於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實領州符嘉李君之意而悉其力以相之役不踰時遂以備告然後李君

得以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氏之書以求理義之要又考諸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失焉日力有程不曠不惰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以使之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及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既又禮其士之賢有德者李君之翰而與之居凡學之教治悉使聽焉由是斬之為士者始知所以為士之事而用其力李君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謬石於堂考前為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人之名氏歲月刻之而以書屬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李君之教可能也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世儒之所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其不以李君之說為迂腐於事者則非俗吏之所能是皆宜書以詔于後蓋非獨使繼李君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而師帥其民者之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實題名之實云九年秋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徵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為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為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成於民實甚重顧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為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

戶租之版而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建陽縣主簿之解故在縣治西墉下自建炎中火于盜而寓於浮屠之舍距縣且三里所蓋主簿之不得司其局者四十有餘年矣今右通直郎池陽王君某來知縣事則計復焉而未克舉及主簿括蒼葉君甚至而尤以不得蚤夜其職為憂乃請於縣而卒成之自經始以至迄事凡百餘日為屋若干楹其費得縣之羨錢五十萬粟斛百凡故地之入于民居者則皆正於舊籍而不之奪也明年葉君以書具本末屬予記予佳王君之不私其政與葉君之能憂其職也則為推本其所以設官之意弁叙其事而書之以告來者俾無曠於其職既又因葉君之請取孔子為委吏時語名其東偏之室曰當齋其意蓋與此相表裏云乾道九年秋八月辛酉朔新安朱熹記

南劔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敷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向山臨流背麓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為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為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矩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整始至而病焉願以教學之初未遑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漏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駁為因其舊然亦練以重欄嚴其陞楮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厥金錢蓋四十萬

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懷尊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敷之幸也真惟石君之為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為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為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輿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巍巍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意若稽古治使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

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
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特取寵者有不屑焉是
則石君所以教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
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
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
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教教作人之功於是
爲備借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
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
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
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
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
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
侯如愚曰代饑矣蓋爲勸粟民發糶粟下其直以振之劉
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
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載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
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特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
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沂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
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
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
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
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
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

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
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
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
貸食粟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
自今以來歲一歛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截俾願
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
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
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而王
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
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
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
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廢材焉經始於七年五
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
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興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之
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興得興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
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珩亦廉
平有謀請得興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
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
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
迎白于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相間以視來者
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准成周之制
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
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
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

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
 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鑄遞相付
 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
 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
 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
 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秘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
 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
 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
 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
 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
 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
 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
 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
 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
 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
 朱熹記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七

懷安縣儒學訓導葉暢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
 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
 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滄
 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
 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
 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蒼蒼
 繞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
 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
 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
 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
 潺湲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
 臨峭岸深林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瀟
 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
 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出
 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
 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
 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
 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
 橋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
 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
 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

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為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
又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雲谷記

雲谷在連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峯
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坐入
則咫尺不可辨敢忽變化則又靡然莫知其所如性乾道
庚寅子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勝曰梅菴谷中水西南流
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
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
人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
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
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
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激瀾
可觀行里餘倪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
危石側立藪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
激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
石如麒麟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陸士
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
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為亭以賞其
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
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未暇尋也行數百
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
澗中諸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踞揚而度回視所歷羣山
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

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
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挾為關以限內外兩翼
為軒窓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
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
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
石池山樞藥圃井泉東峯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
間所謂晦菴也山樞前直兩峯峭壁傑立下瞰石池東起
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清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
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為小山
植以椿桂蘭蕙恂菴芥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為
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容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
自知其身之高地之適宜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
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
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
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
不容置屋後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
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畦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杜徑東
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
其間曰西奈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
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
於其前出為南澗東峯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
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
頂平處劣丈餘四墮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憚不自
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

濟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為之將移刻以修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瘁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杯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蒼翠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懸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充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轟轟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為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速且瘠棄不耕皆以貨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露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接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李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

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誅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特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背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又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名室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吾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客道尉充溪特嘗取古人佩韋之義勝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為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泐